

# 政壇變色龍楊度

● 康僑

## 三兄妹均才氣橫溢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清末民初的湖南才子，有「曠士逸才」之稱，青年時期受甲午戰敗刺激，師事湘綺老人王闈運，修習「帝王學」，遂有澄清寰宇之志。後來留學日本，參與晚清憲政運動，主張君主立憲，受過袁世凱提拔，亦效忠袁世凱。袁死，改追隨孫中山先生，晚年左傾，結交周恩來，與國民革命為敵，為一善變的投機政客。

楊度字哲子，別署虎公，晚年學佛，又自號虎頭陀，虎禪師。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生於湖南湘潭，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死於上海，年五十七歲。

楊家在湘潭為一小地主、鄉紳家庭，

他的祖父楊桂芳當過湘軍哨官，剿太平軍時戰死。其父楊宗彝任事木偶班，兼務農，在他四歲時早喪，賴曾任朝陽鎮總兵的大伯父楊瑞生（玉書）支撐門戶，由母親李氏扶養長大。楊度及其妹楊莊（少姬）、弟楊鈞，自幼均才氣橫溢，受王闈運賞識，教他們學詩讀書，楊莊後嫁王闈運的第四子王文育，三兄妹均曾入衡山東洲石鼓書院，列入王闈運門牆。王對楊度青眼有加，課餘假日經常聚首論學，楊度對經、史、子、集常有新解，使一向素行不羈的王闈運非常驚異，讚賞有加，以致養成楊度自視甚高，好獨樹一幟，不虛心務實的性格。

## 向王闈運學帝王學

一八九六年，甲午新敗，清廷維新運

動興起，湖南政學界多響應，楊度受王闈運的影響，非常排拒。曾非議康有為、驅逐梁啟超，並鄙視南學會的自強活動。王闈運精通帝王之學，楊度在這方面頗有師承，對公羊學有所偏好。他對公羊的立論，注意返觀現實，主張通經致用，王認為他「甚有心思」。

楊度於一八九四年由湖南赴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自認才高必中，不料敗北。當時，中日戰雲密布，他上書請與倭奴戰，人微言輕，未果，仍回東洲書院繼續學業，直到一八九七年九月，再考鄉試，得中舉人，次年三月，參加會試，又不中，再回東洲石鼓書院，與同學兼知友夏壽田同任書院講習。當時，梁啟超在長沙主持時務學堂，倡導新學，楊度受其影響，結識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卻拒不相謀。一

九〇〇年，義和團拳亂引起八國聯軍入侵，楊度開始傾慕西學，對化學、重學、電學、光學及火砲、鐵路、貿易、邊防等都有濃厚興趣，並開始習英文。

一九〇二年，在潮流激盪下，楊度不顧寡母及老師王闈運反對，毅然自費赴日留學，入弘文師範速成科，結識留日學生胡元倓、黃興、胡漢民、楊守仁等，當時日本東京充滿新事物及新氣象，他們認為

值得向國人介紹，經過楊度的主持策劃，是年十月一個以介紹東西洋新知的遊學譯編月刊開始印行，這是中國各省留日學生團體之首創刊物。楊度所撰發刊主旨指出在幫助每一個國民本身之學術能與日俱進，使老大之中國因此一變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在譯編中除介紹學術、教育、軍事、外交諸項以外，更揭示「白話小說足以喚起國民之精神」，這在當時嚴肅刻板的士大夫社會中實為空谷足音。至於譯編介紹各國革命史例之餘，更提出推行民族主義教育為中國革命進行的具體步驟，並以湖南自治為這一革命活動著手起步的所在。後來楊度又向國內各方面募捐將這一月刊擴充為湖南編譯社，加強譯述各種專著及中小學教科書，對於湖南社會確有貢

獻與影響。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楊度自日本回家，王闈運獲悉其「在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大駭，認為必期於流血。他的戚友更以他「必取禍」。但楊度就他在日本見聞，尤其與女學的重要勸說戚友家人，結果他的妹妹楊莊終於鼓動其夫——王的第四子赴日本游學去了。

楊度肄業的弘文師範學校為日人嘉納治五郎所設，專收中國留學生，楊度於畢業後，曾回學校與嘉納討論學術、教育、政治、實業等問題。嘉納主張黃種人應相互提攜，楊度認為日人、滿人、漢人應本民族獨立、自主、平等的原則，相愛護、相提攜，並以文化差異為由，主張滿人應屈從漢人。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楊度自日本回湖南結婚，娶黃華女士為妻，並準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經濟特科的考生都是由官員保薦，楊度由太常寺卿陳兆文保薦。考試於一九〇三年七月十日在北京舉行，由湖廣總督張之洞主試，初次取中第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梁士詒。不意楊、梁錄取之後，有人進讒，指二人有新黨嫌疑。清廷不僅將二人剔除，且有旨拿辦。

楊度於八月一日亡命日本。

楊度這次赴日，停留約半年多，除忙於湖南編譯社的事外，沒有入學。與主編《新民叢報》的改革派人士梁啟超多所往還，曾於新民叢報發表「湖南少年歌」，宣揚排滿和排外思想，將曾國藩練兵抗太平軍，指為「鵝蚌相持漁子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交乘，他將復興中國的責任放在湖南人身上，倡言「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 和梁啟超倡導新學

當時楊度的思想，介於改革與革命之間，不僅與倡言改革的梁啟超往還，還曾拜訪革命派在日的領袖孫中山，相約在永樂園餐敘，孫欲拉楊度入革命黨，楊謂：「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一九〇四年，楊度再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學習，這所學校也是專為中國留日學生而設，一年畢業，學生中有革命派，

如汪兆銘，改革派，熊范輿、雷光宇等，楊度與他們交往不分彼此，他在東京阪田町的寓所，經常高朋滿座，由於他能言善辯，當選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蔣方震、林長民、張繼等任幹事。章士釗、王廣（揖唐）、張耀曾等分任湘、皖、滇各省分會職員長。這些人都是現代史上叱咤風雲人物，在當時已是驕視儕輩的，楊能獲得他們的擁護，要非倖致。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的取締規程而發生罷課風潮；要求使館交涉全部廢止，否則全體回國。楊則主張若干條款應交涉修改，全體回國於事無補；以致觸動眾怒，激烈分子揚言「兩楊」——楊度及中國駐日公使楊樞——罪不容誅。並有持武器伺機殺楊的。面對這一惡劣情勢，楊度不得不化裝化名離東京往宇都宮等地避禍，至翌年一月風潮始告一段落。

其時，熊希齡隨清廷考察憲政大臣端方等過日本，特委託楊度研究譯述各國憲法及政制，楊度當把握機會與梁啟超分別提出若干建議。其後端方回國報告即多少採納楊、梁意見。一九〇六年九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梁啟超亟欲利用楊度在留學

生界之聲勢，組織政黨，曾與他磋商；並一再函陳康有為贊揚楊度之才學似譚嗣同，應以國士待之，新政黨組成，並擬舉其任幹事長主持一切。

但楊度與梁啟超對君主立憲各持己見，梁要求清廷立憲，楊度則主張速開國會，由國民自負立憲責任。梁啟超主張開明的專制，楊度不同意，主張以輿論推倒清廷。說起來，楊度的主張較梁啟超進步，但這時梁啟超發現楊度別有野心；有利用立憲派的金錢名譽，將來拔戟自成一隊的企圖，對他存戒心，甚至不敢和他往來。梁為此曾大為躊躇，最後卒徇眾議；於是年九月立憲派人組政聞社，楊度即被摒門外。這正如他的同鄉徐佛蘇所指陳：由於太驕傲，以致兩面不討好，怨悔集於一身，處境十分冷落。

是年秋，楊度的伯父逝世，他自日本回籍奔喪，但未停止政治活動。

### 入清廷憲政編查館

清廷頒詔預備立憲後，楊度捐了個「候選郎中」的官銜，回湘探視母親妻小，並奔走籌備「中國新報」復刊，該報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東京創刊，僅出六號即

告停辦。在楊度奔走下，復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復刊，編輯兼發行人由陳家瓚署名，楊度實主其事，於報上撰文推動他的政治主張，倡行君主立憲，他的基本政治主張見〈金鐵主義說〉一文。〈金鐵主義說〉一文長約十三萬字，連載於《中國新報》一至五期。楊度解釋說：「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砲；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所謂「金鐵主義」，即「經濟的軍國主義」，可分對內和對外兩方面：

對內：富民——工商立國——擴張民權——有自由人民

對外：強國——軍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政府

在民族問題上，由民族主義進化而為國家主義，反對排滿，但也反對滿人壓制漢人；在政治問題上，主張以君主立憲改造責任政府，使政治責任在政府而不在君主。推動君主立憲，則以「力謀速開國會」為第一步驟。

不過，清廷於頒詔後，即成立「憲政編查館」，有意網羅楊度，清廷的立憲大計由袁世凱、張之洞主持，乃致電湖南巡撫請將楊度咨送入都，他尚自抬身價，不

即應召；嗣得袁、張協助其解決華昌錫礦公司財政困難後，乃於一九〇八年春北上晉京，旋奉命以候補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其時，康、梁正進行一倒袁計劃，故楊在袁心目中更具利用價值。袁透過慶親王關係使楊在頤和園向各親貴演說立憲精義，以示對楊之寵待，並引起朝野注意。而楊度固善於把握及利用機會者，這就是袁、楊互相利用而結合的開端，也是楊所謂造成開國會的輿論之一重要步驟。同時憲政公會也在北京設立，楊度自任常務員長，以三年召開國會相號召。是年七月，梁的政聞社被禁止活動，楊更可獨擅立憲之利了。

一九〇八年五月，楊度以二千元買一雛妓為妾，引起社會反感，被指摘藉立憲伸張民權為號召，卻做蹂躪人權之事，楊被迫乃於一次集會中公開申明將此女轉贈友人。

政壇變色龍楊度

楊度在憲政編查館三年多，對立憲法制和新刑律的起草，都有參與。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九月，各省諮議局成立後，民間立憲團體會合諮議局勢力，連年作大規模的請願，要求清廷速開國會。第

一次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清廷諭令不准，仍維持九年預備之旨；第二次在一九〇九年五月，清廷亦諭令不准，楊度認為國會若不早開，民氣不可平撫，極力主張速開國會，與憲政編查館考核科會辦章宗祥、考核科幫辦汪榮寶等主張緩進者，多有衝突，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九月資政院成立，各省諮議局代表分別向樞府及資政院請願，各省督撫亦向樞府請願，均請於一九一一年開國會，資政院接受民意，亦作如是請求，清廷乃於十月三日降諭，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但仍不能平抑民氣。楊度對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並不滿意，當日即上奏摺，促立即召開國會，並釐訂君民之關係，行政立法機關之關係，中央地方之關係，但因清廷無人主持，這些意見無人重視。八月，楊度返籍鄉居，於翌年春始返北京。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皇族內閣」成立，八月，楊度被任為內閣統計局局長。

這年十月，武昌起義，大革命爆發，對楊度的政治活動實是一千載難逢良機。因為他與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黃興及清廷用以收拾時局的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他自信可以居中操持一切。十一月十五日，

袁組織內閣名單原列楊度為學部副大臣，但翌日即有旨開缺，因為就在十五日楊與汪兆銘發起的國事共濟會已宣布組成，企圖假借輿論，避免篡奪惡名，以滿足袁的政治野心。

國事共濟會的重要主張，見於其上資政院陳情書中：（一）即日停戰。（二）舉行臨時國民會議，協議政體；清廷及革命軍均應服從其決議。十一月二十日，資政院討論如何處理此一陳情書，楊的同鄉又是老搭檔范源濂即首表贊成國民會議的主張，但若干議員認為先應討論處理程序再議實質，雙方爭辯幾致動武，其後兩次集會均無結果，而南方反應亦至不佳，民立報甚至斥之為無聊之舉動。因此，楊迅速解決時局的初計未獲售。十二月五日乃宣布解散共濟會，改採另一途徑，即直接與黃興函電商討。十二月九日，楊度得黃興確切答復可舉袁為大總統，楊據以轉陳袁，袁因加派楊為參贊，隨唐紹儀南下議和。實際上就是利用楊與黃的鄉誼關係使唐攜帶的舉行國民會議方案得以見諸實行。

按照楊度的想法：必經過國民會議，袁才不致蒙篡奪惡名；同時只要袁能取得

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暫時不必計及總統或皇帝的名義。早在他南下前，他在北京天津就向各方說明，到滬後又派人分向各省遊說；即令用總統名稱，袁仍可為拿破崙，使共和復為君主的。

楊的言論很快引起反感。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湖南國民協會通電指斥楊度為袁活動是漢奸，要求各地拿捕「就地正法」。幸胡漢民、汪兆銘為他解釋，孫中山先生也特電湖南都督譚延闓保護楊家屬財產。和以前許多事例一樣，楊度又陷於兩面夾攻中。唐紹儀原主張袁世凱南下就職的，但楊堅持反其議而行；殆袁出任總統提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楊度即被排斥，不得不遠走青島以待時機。

楊度以經營「時利製帽公司」為名，在青島經常監視滿清遺老的活動；同時在北京折衝於各政黨之間。一九一二年九月黃興旅京時，楊度由青島來會。時黃興既主張聯袁，又主張政黨內閣，與楊頗多扞格。楊為袁派人物，又富政治才能，黃乃欲介紹楊度入黨，使其維護政黨內閣。楊初對政黨內閣表示贊同，黃乃邀集國民黨要員宣布欲介紹楊度入國民黨。嗣楊度以政黨內閣主張不為袁所諒解，指國民黨若

不取消此一主張，即難達到聯袁的目的，表示暫難加入國民黨。其後，國民黨幹部人物主張邀楊度入黨者漸多，乃由國民黨參議胡瑛邀集各部主任幹事，至其宅中與楊相見，楊請國民黨取消政黨內閣，以達聯袁目的，由於國民黨不放棄政黨內閣主張，拉楊度入黨沒有結果。楊度自始以袁世凱為靠山，且楊領袖慾強，亦不可能在此時加入國民黨。

然而楊度在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始終未獲重用。受袁重用者為梁士詒及梁啟超，以兩梁的聲勢和清望，均非楊度所能企及，只好蟄居青島。一九一三年七月，熊希齡任國務總理，號召組織人才內閣，梁啟超等均被羅致，楊度仍置身事外；熊希齡欲挽楊度任交通總長，為梁士詒所阻，故楊度對袁世凱請其改任教育總長亦婉謝之。梁、楊兩人相妨相阻從此乃告表面化。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隨之癱瘓；十一月二十六日乃有組織政治會議之令，將以討論召集新國會之法。袁原內定楊度為議長，旋為應付舊勢力，改派李經羲擔任，楊又落空。十二月二十五日袁特派楊度督辦漢口建築商

場事宜。發展商業雖屬楊標榜「金鐵主義」中一要目，但這究竟不過是隸農商部的一不大不小差使，故楊並不常駐漢而奔走於北京漢口間，但為時半年，又被任為參政院參政。

在這時期，楊度在中美文化關係史上卻留下一可紀念的盛事，即是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和胡元倓等代表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 Yale Mission 簽訂一項同意書，後來著名的湘雅醫院即由此產生。

不久，楊回湖南，終於勸動他的老師王闓運北上就任國史館館長，這對於楊度增加不少聲勢，但王闓運在北京居留未半年即回湘。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袁世凱派楊度為國史館副館長代理館長職務。

至此，袁世凱統治中國近三年了，梁士詒權勢日增，已有「二總統」之稱，而楊度始終一無實權，沒有獨當一面的機會，這時楊的確是動心忍性，惟抱定「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決心以自寬解。

### 組籌安會提倡帝制

一九一五年八月，楊度倡組籌安會，首先公開迎合袁世凱的帝制野心，楊的得意之作，果然驚人。

不過鼓吹帝制，楊度並非最早，入民國後，康有為一直主張君主立憲。一九一二年冬，勞乃宣撰「共和正解」一文，認中共通用周召的共和。翌年三月，湖北商民袁平治呈請「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袁世凱以其「邪說惑眾」，下令查拏。

一九一四年勞乃宣撰「續共和正解」，促請袁世凱於十年總統任期屆滿之時還政於宣統，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和之，袁將宋發回四川原籍，勞乃宣避難青島。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袁頒「復辟運動懲治令」。此後清室復辟運動暫告隱伏，而袁之帝制運動則開始出現。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總統府顧問美國籍教授古德諾 (Frank J. Goodnow) 在北京「亞細亞日報」(楊度所辦) 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倡言君主政體優於民主政體，認為「中國如用君主政體，較共和制為宜」。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人於北京發起籌安會，以研究國體為名，推動帝制。楊度事先曾拉梁啟超、章炳麟入會，為梁、章所拒。楊度即於日人所辦的「順天時報」上發表「君憲救國論」，全文兩萬餘字

，發表前已由其好友夏壽田給袁世凱閱覽。

眾所周知，楊度及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為袁世凱推行帝制的主角。楊的「君憲救國論」，極合袁世凱的意旨，特頒親題「曠代逸才」四字匾額一方給楊。同時命段芝貴將楊文印刷，祕密傳佈。當時袁世凱認為楊度係幕後策動者，不致過分暴露；但楊必欲公開活動並迅速奏功，乃於是年八月十四日宣布發起籌安會：「討論君主民主，何者適用於中國？」旋即引起各方責難之聲，楊度毫不瞻顧，即於八月二十三日不待舉行大會立即公告成立，自為理事長，宣布其討論結果：「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從此引起的反對責難聲浪更甚，但楊度卻充分利用若干官僚的迎合贊同的言行以擴大聲勢。楊躊躇滿志地對報界說：這一舉動只是繼續四年前國事共濟會的宗旨（指袁應為拿破崙）。很明白地表示他言行一貫數年如一日為君主立憲而努力不懈。

儘管楊度一意孤行不理會各方面的責難，但他卻經不起梁士詒由嫉妒而生的反應，這就是九月十九日在梁幕後策動下出

現的全國請願聯合會。從此楊、梁爭功。結果：楊改弦更張，十月十五日，籌安會宣布結束，另組憲政協進會。

接著，參政院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問題。十月八日參政院制定之國民大會組織法公布，國民代表大會應運而生。十一月二十日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的投票告竣，十二月十一日於參政院開票，計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一致贊成君主立憲，楊度、孫毓筠提議向袁世凱上推戴書，全體贊同。袁於十二月十二日承受帝位，預計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登基。十二月十九日籌備登基大典，楊度被派為大典籌備處副處長，處長為朱啟鈐。

### 英雄末路不問世事

楊度自認有擁立開創之功，新朝宰輔，將非他莫屬，所以當袁某訂製龍袍時，楊度更遠向巴黎訂製首相新裝。可惜新裝尚未製就，洪憲帝制迅即夭折，服裝只好存放巴黎。

在帝制派勢力如日中天之際，反對帝制的人亦開始活動，抨擊的矛頭都指向楊度。舊同盟會員湘人賀振雄在籌安會成立



後數天即向肅政廳上呈文，說楊度等人是「擾亂國政，亡滅中華，懇請肅政廳長代呈我大總統，立飭軍政執法處，嚴拿楊度一千禍國賊，明正典刑」。後來賀振雄為楊度收買。在賀振雄呈文後不久，李燮和之弟、湘省議員李海向檢察廳上文，指控楊度等「叛逆昭彰，動搖國本，懇准按法懲治」，總檢察長羅文幹將原呈轉司法總長章宗祥，為章所壓住，羅辭職離京。此外，舊國會議員谷鍾秀、徐傳霖等在上海組織共和維持會，周震麟等在北京發起治安會，都將楊度作為抨擊的對象。

在所有反楊度的輿論中，影響最大的當推汪鳳瀛致楊度書和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汪鳳瀛，江蘇元和人，汪鳳藻（曾出使日本）之弟，汪榮寶之父。晚清曾在張之洞幕，並先後任常德、長沙知府。宣統初，丁憂去官。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召之入京，備顧問，參政院成立，任參政。楊度發起籌安會後，即致書反對，凡三千餘言。汪鳳瀛以新約法為開明專制體制，甚適合中國，「斷不可於國體再議更張，以動搖國脈」。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於九月三日。認為楊度於此時推動君主立憲

，使國家變動太遽，於國家無益。

梁啟超公開反袁後，即偕蔡鍔南下雲南，起兵討袁。此時北洋系軍人在馮國璋召集下集會南京，謀以開除國籍等處分懲辦楊度以緩和人心。但國民革命軍以為楊等固應受國法制裁，但究屬逢迎意旨之從犯，袁本人乃真正主犯豈可置而不論？是年六月，袁病死，黎元洪繼任總統，七月十四日申令拿辦變更國體的禍首，楊居首名，乃避居青島。

一年的亡命生活，戚友很少往來，日對文史書籍，這時的心情，從他的詩篇「避難行」、「東洲行」等看來，頗有英雄末路之感。

一九一七年七月宣統復辟事件發生，是月三日楊度通電各方說明平生信仰君主立憲，但現經「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如今復辟更不如拳匪的扶清！祇是「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因此「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惟有披髮入山不再聞問世事。這可以說是他首次公開說明他的思想已經大轉變了。

### 民國成立蟄居上海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洪憲帝制罪犯，楊度始有行動自由。但他投資的華昌煉錫公司破產，祖上亦無恆產，經濟困窘，乃將母妻送回長沙，次妻徐朱楞送回蘇州原籍，他自己在京、津、滬、漢過著流浪生活。帝制失敗後半年，他的老師王闓運病逝湘潭。楊度為聯晚之云：「曠代聖人才，能以消遙遁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蓋以王闓運懷帝王之學，雖任國史館館長，能知進退，自愧習帝王學未通，結局造成顛沛流離。

一九二二年初夏，粵軍首領陳炯明叛變，暗結河南直系吳佩孚，吳擬率師入贛，夾擊孫中山，孫遣劉成勳赴北京設法解危，劉成勳至北京東廠胡同見楊度，當時楊度知友夏壽田任直系首領直隸督軍兼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機要，楊度由夏壽田推薦任曹錕的顧問。劉成勳訪楊說明來意後，楊即謂：當年由兄介紹，永樂園之辯論，與孫先生結有誓約，余失敗而孫先生成功，度當盡力以赴之。楊度透過夏壽田，使曹錕認識到：犯上之人，不可出兵援助，吳、陳合兵之事乃止。不久，孫中山為陳炯明叛軍所逼，離粵赴滬。謀吸收新成

立的共產黨，並改組國民黨。楊度曾向孫請求加入國民黨，但因他是籌安會要角而遭婉拒。不過，他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來往密切。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楊度頗有孤寂之感。楊度撰聯輓之云：「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是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北京左派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楊度參加。那時曹錕已倒臺，楊度於是年八月到徐州，進入奉軍將領蘇魯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姜登選的幕府，任參贊，勸姜參加革命。嗣姜登選為另一奉軍將領郭松齡殺害，楊度於翌年春轉至山東督辦張宗昌處任總參議。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楊度策動張宗昌與武漢方面的國民黨機構聯繫，倒戈反奉，事為張學良所悉，張學良親至濟南安撫張宗昌。是年楊度至北京，住在象來街其子楊公庶家，一面從齊白石學畫，一面閉門學佛。一九二七年四月主持北京政府的奉系軍人搜查蘇聯使館及華俄道勝銀行，逮捕共黨地下黨員李大釗等，楊度先得到消息，曾告知北京市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要李大釗等人走避，遲疑之間

，李等已被捕。李等被捕後，楊度曾託章士釗設法營救，沒有結果。李大釗等被殺後，楊度將北京的房產變賣，周濟李等的家屬，並支援共黨活動經費。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國民黨將中共分子逐出黨內，此後兩黨處於敵對地位。同年秋共黨分子蔡和森策動北方革命暴動，楊度曾贊助經費。

### 寄食杜月笙任秘書

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光復南京，全國統一，楊度遷居上海。先是住在北京結識的眾議員陸冲鵬家裏，靠賣字、賣畫為生。雖然陸冲鵬待他不錯，究竟有些「寄人籬下」的味道。陸是滬上大家，同上海灘上的大閩人黃金榮、杜月笙素有交情。

杜月笙對文人很尊敬，他慕楊度的大名，通過陸冲鵬結識了楊度。從此，楊度成為杜月笙的座上客，住在杜月笙撥給的寓所裏，又過著錦衣玉食的好日子。

先是梁啟超曾同楊度談起，應當寫一部「中國通史」。楊度這時準備了此心願，向杜月笙、陸冲鵬提起此事。杜月笙不懂「中國通史」為何物，但一聽大文人楊

哲子要寫書，立即慷慨解囊，資助楊哲子購買大批書籍。楊度先後在上海、鎮江兩地潛心著述，但是，不等這部通史問世，又有一件「大任」要降落在楊度的身上了。原來，杜月笙在上海發跡之後，他要辦的一件大事，也算是要還的一個大心願，就是要在他的家鄉——浦東高橋，修建一座祠堂：「杜氏宗祠」，以光宗耀祖，顯擴門第。辦此事要涉及許多文稿，非借重大手筆楊哲子不可。

杜氏宗祠落成後，楊度感恩圖報，洋洋灑灑的撰成「杜氏宗祠記」和「杜氏家祠落成頌」，勒石刻牌，立於祠內。單看落成典禮的請帖，遣詞已是古色古香，韻致高雅：

「三廟五廟之制，為禮經之所詳；大宗小宗之分，為祭典所必慎。故禮莫重於祀祖，事莫大乎敬宗，近為聚族之謀，爰有建祠之議；但循舊俗，非有新裁。乃荷諸親友賜之華翰，寵以嘉言，猥以愚蒙，適叨宏獎。謹擇於國曆六月十日，行新祠落成禮。敬迓高軒，蒞臨江浦，為吟車馬江千之句，願迎文章海內之賢。唯思軒車枉過，應接不週，凡在知交，當蒙亮察，特陳悃素，敬誌謝忱。」



## 潘漢年引入共產黨

杜鏞（月笙）載拜

楊度在上海當杜月笙秘書時，交際能手中共重要幹部潘漢年亦在上海，通過渠道找到楊度，此時的楊度，已是十足的癮君子。他在煙榻上吞雲吐霧之間，不免回首往事，感慨萬千。他已是近六十歲的老

人了！幾十年來，東闖西蕩，本想做出一番事業，殊不料世事詭譎，事與願違；現在疾病纏身（他有多年的肺病、胃病），

恐已不久於人世。傷感、哀怨、又不甘心的複雜心情折磨之下。突然間，出現了共產黨人的新鮮言詞，猶如醍醐灌頂，沁人心脾。楊度大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感。於是，在一九二九年，由潘漢年作為

入黨介紹人，經過中共主要首腦周恩來的批准，楊度竟成為一名身分特殊的秘密共產黨員。此後，杜老闖提供的楊公館竟成了中共接頭、聯絡、開會的安全據點。杜老闖的耳目眾多，勢力浩大，卻萬萬想不到：在他的鼻子底下，一位他所敬重的老

夫子，竟然也會加入了他最看不起的共產黨。

文化界發起的「自由運動大同盟」。這個

大同盟，是由夏衍（沈端先）、魯迅（周樹人）、田漢、郁達夫等五十二位名人發起的。楊度的大名出現在「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名單上，引起許多人的驚訝，但如

## 在滬曾庇護周恩來

果知道這位楊哲子已是一名共產黨員的話，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一九三一年的十月，周恩來和潘漢年要從上海撤出，前往江西「蘇區」。離滬前，周恩來決定由夏衍（沈端先）接替潘漢年，來領導楊哲子。夏衍當時只有三十

出頭，但在上海文化界，尤其是影劇界，已有相當名氣。

雖然夏衍從前也來過楊度的寓所接頭，但並不認識這位老房東。他們的關係接上之後，兩人倒是一見如故。楊哲子很折服這位青年朋友，表示自己走過彎路，希望晚年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據沈祖安所寫的回憶文章，楊、沈之間曾有如下一段對話：

楊：「端先兄，請你務必轉告翔宇兄（周恩來），讓我到前方法。我不要優待，只求做點實際工作。」

沈：「哲子先生，你的情況和一般黨員不同。以您和各方面的關係及社會上的影響，您留在這裏為黨工作，對革命更有利。」

楊：「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居然還住在杜月笙的家裏做寓公，黨內同志和民眾將怎樣看我？時代在前進，人也要變，我希望人們忘掉我過去的那段經歷。可是……」

沈：「正因為您過去在北洋時代有那段經歷，所以杜月笙對您敬如上賓。您就可以在他們的圈子裏瞭解到一般黨員無法瞭解的東西，起到一般黨員起不到的作用！」

楊：「這是您的高見？」

沈：「據我所知，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期望您的。」

楊：「哦！既然是翔宇兄的意思，我自然服從。」

沈文還提到此後楊度利用特殊身分，為中共做了不少「特殊的貢獻」，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去世。大陸陷共後，夏衍關懷楊度遺屬，還替他的女兒楊雲慧安排適當的工作，並通報周恩來，周某讚揚楊度是個正直的老人黨員和患難之交。